

# 故宮新購晉侯鬲之研究

游國慶  
國立故宮博物院  
器物處

## 提 要

二〇〇二年八月上海博物館舉辦「晉國銅器大展」與學術討論會，然因資料公布不周，臺北故宮新收銅器——「晉侯鬲」未被與會學者提及討論，且傳來其銘疑偽之說。針對外界的質疑，本文從鑄造、紋飾、器形、銘文款式與字口鑄況各角度，證實其為真器，同時聯結晉侯墓群考古同出的器物組合，以及相關銅器紋樣特徵，指出臺北故宮新購「晉侯鬲」二件與「晉侯對鋪」均應出土於晉侯對墓（一號墓），滌清了疑偽之說，也改訂了學者對「晉侯鬲、鋪」出土地點的擬測。

關鍵詞：晉侯鬲、晉國、銅器、銘文、紋飾

## 一、前　　言

### (一) 緣起

晉國早期都城遺址和晉侯墓地的科學探索與考古調查，以二十世紀六〇年代北京大學和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的工作為起點，距今已近半個世紀，<sup>1</sup> 最近十年，接連發掘排列基本有序的晉侯墓共九組十九座，其中的八座墓雖經盜擾，而流散的銅器竟奇蹟似地由香港購回上海，<sup>2</sup> 或在臺北故宮，<sup>3</sup> 或在日本等海外藏家手中陸續公布。<sup>4</sup> 為結合另十一座未盜墓文物，以呈現完整的晉侯墓葬全貌，上海博物館（以下簡稱「上博」）特別籌辦「晉國奇珍——山西晉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特展，並編印精美圖錄。<sup>5</sup> 在展覽會開幕之日，更舉辦學術研討會：特闢展室，供與會學者摩娑原器、細辨銘文，同時出版了收文四十六篇的《晉侯墓地出土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sup>6</sup> 為晉侯墓地及其文物的學術研究，推波至一個耀眼的高峰。

遺憾的是《晉國奇珍》一書雖收錄了臺北故宮「晉侯對鋪」的器形彩照、銘文X光片與摹本，卻未收現存臺北故宮，與「晉侯對鋪」同時購藏的二件「晉侯

鬲」，且或傳有疑偽之說。披覽《論文集》諸篇，亦不見有論及此二鬲者，想應是二件「晉侯鬲」一直缺乏完整資料公布，致令大陸和海外學者多未詳其形制、紋飾與銘文，自然無由為之申說。

為彌補此項缺失，本文就二件「晉侯鬲」的購藏、形制、紋飾、銘文及鑄造各方面進行研究，詳細公布二鬲諸項內容，一則證明二鬲確無偽作之迹，二則推斷此二鬲與「晉侯對鋪」，當均盜出於晉侯對墓（M1），宜併入晉侯墓出土銅器組合的整體研究之中。<sup>7</sup>

### (二) 購藏

「晉侯鬲」二件與「晉侯對鋪」乙件在民國八十一年（1992年）八月同時購入臺北故宮，編號為「臺8846」、「臺8847」。故宮購藏文物，一向需經院外專家組成之審核委員的同意認可，當時的「同意書」如下：

春秋 晉侯鬲（一對二件）

器作圓口、折唇、短頸微束、凸腹、平底、分裆足，腹上飾一圈重環紋，寬平緣上有銘文，一件為鑄所掩，一件已剔出，其六字，首二字亦為「晉侯」，與前述之「晉侯鋪」應為同一地區所出，具研究價值。

那志良 八十一年八月十六日

這份同意書，除了時代需重新斟酌外，所言鬲銘「一件已剔出」，可知其在審核過程中確已見出剔痕。而判定此二鬲與「晉侯對鋪」為同一地區所出，則更契合了當前最新的研究成果：山西省翼城縣、曲沃縣交界處的天馬—曲村晉侯墓群的出土文物系列。將這二鬲一鋪納入這一地區，這一豐富的出土銅器群中，是絕對不成問題的。

## 二、晉侯鬲的形制斷代與所出土的墓葬推測

### (一) 形制的斷代

鬲為中國古代青銅器中烹飪器的一種，早在商代前期即已出現，沿用至春秋。其形制往往與同出陶鬲相近，而各時代又有不同的特色，就西周青銅鬲而言，西周早期的形制與商代晚期相近，中期以後則有顯著變化，晚期又與春秋時期不易區分。王世民等學者依西周鬲耳的有無與其他差異，分為立耳鬲、附耳鬲

1 北京大學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2年春天馬—曲村遺址墓葬發掘報告〉，《文物》，1993年3期，頁11-30。

2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二次發掘〉，《文物》，1994年1期，頁43-34。

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三次發掘〉，《文物》，1994年8期，頁22-33、68。

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四次發掘〉，《文物》，1994年8期，頁4-21。

5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五次發掘〉，《文物》，1995年7期，頁4-39。

6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六次發掘〉，《文物》，2001年8期，頁4-21、55。

2 馬承源，〈晉侯對盤〉，《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3），頁221-229；馬承源，〈晉侯鉢編鐘〉，《上海博物館集刊》，第七期（1996年9月），頁1-17；周亞，〈館藏晉侯青銅器概論〉，《上海博物館集刊》，第七期（1996年9月），頁34-44。

3 臺北故宮有一件「晉侯對鋪」與二件「晉侯鬲」，首次公布於陳芳妹，〈晉侯對鋪——兼論銅鋪的出現及其禮制意義〉，《故宮學術季刊》，17卷4期（2000年夏季），頁53-108。較完整的「晉侯鬲」形制、紋飾和銘文，則刊載於游國慶，〈故宮西周金文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82、83號器。

4 上海博物館，《晉國奇珍——晉侯墓地出土文物精品》（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

5 同上註。

6 上海博物館，《晉侯墓地出土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美術出版社，2002）。

7 李朝遠，〈晉侯墓地出土青銅器綜覽〉列「晉侯墓地出土青銅禮樂器一覽表」（《晉國奇珍——晉侯墓地出土文物精品》，頁30、31）未將此二鬲計入。

和無耳鬲三型。立耳鬲大體流行於西周早期和中期，附耳與無耳鬲則流行於西周中期和晚期。<sup>8</sup>

銅鬲足根在西周早期多呈圓柱體（如「伯矩鬲」、「魯侯熙鬲」、「麥鬲」、「矢伯鬲」），中期前段仍有承襲（如「彌伯鬲」），但此際新出的較大型鬲，如「尹姞鬲」、「師趨父鬲」等，則於足部漸有朝蹄足發展傾向。中期後段的「微伯鬲」、「弭叔鬲」仍維持柱足型態，此時銅鬲新形制漸漸趨向蹄足（如恭王時之「仲柟父鬲」七件），至西周晚期則除零星的守舊派（如「伯邦父鬲」）維持柱足外，銅鬲三足相應於銅鼎足式的演變，幾已成為蹄足的天下（如「虢季鬲」、「虢文公子段鬲」等）。<sup>9</sup>

故宮所藏兩件「晉侯鬲」，均為無耳、矮身、平沿、平襠、短柱足，是上述第三型無耳鬲的典型，當為西周中晚期器。其形制：「晉侯鬲一」（故宮在臺收購銅器，編號臺8846，圖1-1）通高12.1公分、腹深7.5公分、口徑17.2公分、重1510公克。「晉侯鬲二」（臺8847，圖1-2）通高12.2公分、口徑17.3公分、重1465公克。考古出土可資為斷代參考的銅鬲中，以「微伯鬲」、「弭叔鬲」和「杜伯鬲」與「晉侯鬲」形制較接近，而「榮有司禹鬲」則尤為相似，故「晉侯鬲」的更確切年代應在西周晚期偏早。1976年陝西扶風莊白1號青銅器窖藏出土七件「微伯鬲」，無耳、矮身、平唇、短頸、平襠、三足底部呈小圓柱形，其通高10.7公分，平沿上鑄銘五字，為西周中期後段器，與「晉侯鬲」形近。

又1959年陝西藍田寺坡出土三件「弭叔鬲」，形制與「微伯鬲」一致，其一通高13.2公分、口徑17.5公分，平沿上鑄銘七字，亦為西周中期後段器。惟「微伯鬲」、「弭叔鬲」的肩腹之際，相應於三足分範處均有三道扉棱，與「晉侯鬲」不同，紋飾亦異。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杜伯鬲」乙件（圖12），通高13.2公分，平沿上鑄銘十七字，其形制與「微伯鬲」基本一致，惟三足略呈蹄形，且肩部有一周由大小重環紋組成的橫向鱗紋，紋飾雖較近於「晉侯鬲」，足式卻又有異。「杜伯鬲」因銘文表明為杜伯所作，而《墨子·明鬼》載：「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葬」，故學者多訂此鬲為宣王時器。<sup>10</sup> 陝西岐山董家村出土「榮有司禹鬲」<sup>11</sup>（圖13），

8 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頁49。

9 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頁53；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青銅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頁93-96。（以下簡稱《大辭典》）。

10 以上三鬲參《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頁53。

11 岐山縣文化館、陝西省文管會，《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西周銅器窖穴發掘簡報》，《文物》，1976年5期，頁26-44。

平蹄形足跟，足半實，寬折沿，短直束頸，肩飾重環紋一道，腹淺外鼓，三足上有扉棱，通高11.2公分，約西周晚期偏早時器。此鬲除扉棱外，其餘形制、紋飾均與「晉侯鬲」極為相近，二者時代當亦相去不遠。由上述銅鬲類型排比，可以推知二件「晉侯鬲」的確切年代宜在西周晚期偏早。

## （二）「晉侯鬲」所出土的墓葬推測

在晉侯墓群出土的四百餘件青銅器中，禮樂器約佔三百餘件，據已見資料的統計，<sup>12</sup> 僅有二件銅鬲出土於未經盜擾的M91晉侯墓，《晉國奇珍》收錄了其中一件「獸面紋鬲」：

這件鬲較明顯地表現出西周中期以來青銅體制發展變化的特點，器形已由西周中期以前敞口、深腹、分襠弧度較大的式樣，變化為寬平沿、束頸、附耳、鼓腹、淺弧襠、短柱足的式樣。這件鬲還保留了以前鬲有雙耳的做法，表明它尚屬一種過渡的形式，此後這種形制無耳的鬲逐漸成為鬲形器的通常式樣，一直行用到春秋戰國時期。

鬲的腹部飾三組獸面紋，每組獸面紋中間有一道月牙形棱脊。獸面紋已呈蛻化變形的趨勢，除雙目外，其餘部位多不可詳辨，這也是西周中期以後，青銅器紋飾上出現變形、抽象化趨勢的一種表現。<sup>13</sup>

此鬲通高16.6公分、口徑17公分，口徑與「晉侯鬲」相若，高度則多約4.5公分，除附耳與獸面紋、扉棱外，其器身自口、頸、腹、足及至襠部的曲線和造型，都與「晉侯鬲」有極相近之處。

「獸面紋鬲」出土於91號墓，與92號墓為夫妻異穴合葬墓，1994年5月至10月間發掘，葬具都呈一槨二棺，分別出有銅、陶、金、玉、石、蚌、骨器等隨葬品，出土青銅器有西周中晚期特徵，銘文中更有三代「晉侯」的名字（M91「晉侯僰馬方壺」41字、「晉侯喜父鉶」27字、M92「晉侯僰馬圓壺」12字二件、「晉侯喜父盤」27字、「晉侯對鼎」22字），於晉侯世系及墓葬編年的研究價值頗高。M91的墓主一般認為是銘文中的「晉侯喜父」，即史書中的「晉靖侯宜臼」。而「晉侯僰馬」（M33墓主）則為「厲侯福」，「晉侯對」（M1墓主）則是「釐侯司徒」。<sup>14</sup> 晉侯「僰馬」、晉侯「喜父」、晉侯「對」即「厲侯福」、「靖侯宜臼」、

12 李朝遠，〈晉侯墓地出土青銅器綜覽·晉侯墓地出土青銅禮樂器一覽表〉，《晉國奇珍——晉侯墓地出土文物精品》，頁30、31。

13 上海博物館，《晉國奇珍——晉侯墓地出土文物精品》，頁65。

14 李伯謙，〈晉侯墓地墓主推定之再思〉，《古代文明研究》，總第9期（2001年6月）。

「釐侯司徒」三代晉侯，其侯墓與夫人墓三組六座為M33與M32、M91與M92、M1與M2，雖然M33、M32、M1、M2均經盜擾，但由完好未盜擾的M91、M92出土青銅禮樂器的排比中，可以見知僅M91晉侯墓有陪葬鬲二件與鋪二件，<sup>15</sup> 屬晉侯夫人的M92並無鬲、鋪的陪葬。因此有「晉侯對」銘的臺北故宮藏「晉侯對鋪」，以及有「晉侯作鑄尊鬲」六字銘的「晉侯鬲」二件，藉由器類組合比對，也應自M1晉侯墓中被盜掘出土，而非M2的晉侯夫人墓。

孫華先生撰文以為「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來源與『晉侯對鋪』相同的兩件標明為晉侯作的銅鬲，很有可能也屬於晉侯對墓」，<sup>16</sup> 其意見是可信的，然而在其企圖復原晉侯對組墓銅禮器群在被盜掘前的基本組合時，卻將「晉侯鬲」二件分置於晉侯對墓（M1）和晉侯對夫人墓（M2）下各一件，<sup>17</sup> 這樣銅器組合的擬測，恐怕是缺乏北趙晉侯墓地其他保存完好的晉侯墓出土銅器的參照基礎的。由上述M91晉侯墓出土二鬲二鋪，而其夫人墓M92無鬲、鋪出土的情況看，二件「晉侯鬲」應均為M1晉侯對墓的陪葬品，孫氏的擬測值得商榷。

### 三、重環紋的類型與晉侯鬲的紋飾特色

兩件「晉侯鬲」的肩部均有一道重環紋（圖3、15），以三足側面接範處為界的話，恰可將紋飾區為三個單元，每個單元內有四個重環圖樣，右端突出半圓、左端中間內凹圓弧而上下出二角，其圍成的寬帶凸陽環形線條共有三層，圍繞全器一周則共有十二個同樣三層的重環紋。在紋飾間的隙地則飾以細陽線紋。<sup>18</sup>

此種紋飾或稱為「方形紋」，<sup>19</sup> 其基本形狀特徵是：形近一長方的環，但一端半圓，一端內凹而出兩角。常按等距離重複出現，組成環帶，故通稱為「重環紋」。<sup>20</sup>

重環紋的雛形，可追溯至殷墟晚期，<sup>21</sup> 西周中期漸興，其盛行則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多作為主紋施於口沿下頸腹部及蓋邊緣等部位。比較山東肥城小王

15 李朝遠，〈晉侯墓地出土青銅器綜覽·晉侯墓地出土青銅禮樂器一覽表〉，《晉國奇珍》，頁30、31。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五次發掘〉（《文物》，1995年7期）則無鋪。

16 孫華，〈關於晉侯對組墓的幾個問題〉，《文物》，1995年9期，頁53。

17 同上註

18 游國慶，〈故宮西周金文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頁138。

19 容庚、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頁107。

20 朱鳳瀚，〈古代中國青銅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頁396。

21 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組，〈商周青銅器紋飾〉（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莊的「卷龍紋盤」紋飾中龍的鱗片，與重環紋極為相近，<sup>22</sup> 「簡省動物紋」，或屬之「鱗紋」，惟鱗紋多上下交錯，重疊排列，似魚鱗片狀，與此橫寬究為不同，仍宜名之「重環紋」，藉作區別。<sup>23</sup>

馬承源在〈商周青銅器紋飾綜述〉一文中，將此類紋飾歸之於「獸體變形紋類」，並對此類紋飾興革的時代背景、圖案特色及其影響，作了概要的陳述：

商周青銅器紋飾的第二次變形和抽象的階段開始於西周中期，延續到春秋中期。大約從西周穆王時期起，出現了青銅器紋飾逐漸簡化和抽象的情形。……盛行了幾百年的獸面紋突然衰退而解體。……變形的獸面紋都是一些無意義的橫向或縱向半環形攀連的條紋……紋飾的刻劃多較粗獷，……至西周中晚期的青銅器紋飾幾乎全部成了獸體的變形圖案。……比之刻板的嚴峻的獸面紋，它基本上放棄了對稱的規律，大量地採用各種連續的構圖。在這個轉變的基礎上，產生了東周具有活潑的動態和有某種旋律感的蟠龍紋、交龍紋等新穎的構圖。<sup>24</sup>

文中又對「波曲紋」、「環帶紋」、「鱗瓣紋」和「重環紋」等紋飾的名義與演變關係提出看法：

西周時代變相獸體紋飾的一個突出創造，是寬闊繚回猶如海浪般起伏的波曲紋的出現，……波曲紋以前稱為環帶紋，意思是帶紋和環紋的結合。其實，這也是龍蛇體軀變形後的圖案。……開始時波曲形的體軀還飾有鱗瓣紋，而後來成為單一的波曲形弧條。……波曲紋寬闊的線條，可能意味著龍蛇類體軀連續不斷的回環。波曲紋的空間多飾有鱗瓣紋或其它簡單的條紋，……西周中晚期流行的鱗帶紋，也是一種變形圖案。就是圓的和長的環形條紋相間隔排列的帶狀圖案，即所謂重環紋。這也是龍蛇之類軀幹的變形。時代較早的龍蛇圖案中，環形的條紋表示其軀幹的鱗節，西周中期出現的鱗帶紋飾是完全省去了首尾，它盛行於西周中晚期。另一種疊瓣鱗紋，即器體布滿了重疊的鱗瓣，是純粹屬於裝飾性的，西周昭穆時期已經出現，西周晚期較為流行。<sup>25</sup>

由上述資料，我們可以知道：

22 朱鳳瀚，〈古代中國青銅器〉，頁424，圖五·七·3。

23 同上註，頁397。

24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紋飾綜述〉，收錄於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組，《商周青銅器紋飾》，頁22-25。

25 同上註，頁25-26。

西周中期開始的紋飾變革，將對稱的獸體紋轉為連續而有動態的龍蛇體軀變形紋，開啓了晚周紋飾新風格。而龍蛇體軀變形而成的波曲紋（環帶紋），原尚飾有鱗瓣（環紋），後來體曲線條與鱗瓣分流，遂衍生出單一的波曲形弧條，以及由或圓或長的環形組合排列的鱗帶紋（重環紋）。仍存鱗狀的重環帶紋，在西周中晚期常作為主體紋飾，繞器身一周。「晉侯鬲」身上的重環紋，即是在這種演變下的產物。而捨去環帶橫向表現，逕取鱗片重疊作豎向裝飾的疊瓣紋，則往往作器身下半段大篇幅的滿裝處理，或圈足上的花紋。《商周青銅器紋飾》一書將「鱗紋」區分為「連續式·單行」、「連續式·雙行」、「連續式·大小相間」、「重疊式」、「並列式」五種，已大要地收納了此紋飾的重點類型，唯所舉紋例於西周中期闕如，<sup>26</sup> 與馬先生之《概述》略不相應。就臺北故宮所藏西周中期青銅器言，「殷句方壺」的圈足上即有「連續式·單行」鱗紋一道，<sup>27</sup> 「□侯壺」的圈足上也有「並列式」的鱗紋一圈，<sup>28</sup> 均可補其不足。

重環紋在西周中期以後，使用十分普遍。時代恰跨在西周中晚期、墓葬序列明確、可作為斷代有效依憑的晉侯諸銅器，也利用不少重環紋作器身裝飾，究竟晉侯墓群出土銅器上的重環紋使用的情形如何，其紋飾有無各別特殊性，我們試由六次發掘報告、<sup>29</sup> 上海博物館藏晉侯青銅器<sup>30</sup> 及《晉國奇珍》一書，作類型歸納統計。由重環的幾重、環形的大小形式與間隔的其他紋飾，可分為五式：（參表七）

（一）I式、三重陽凸寬環紋：主元素為由三重陽凸寬環紋組成的橫長形重環紋，左凸右凹，似向左連續延伸、繞器一周。在三道寬環之間及各個重環紋間有二道細陽線的地紋。見於M92的「晉侯對鼎」（雙附耳）、<sup>31</sup> 上博藏的「晉侯對鼎」（無耳）、<sup>32</sup> 臺北故宮的「晉侯鬲」二件。另M1:04銅壺上亦有此三道重環紋飾，唯似無地紋。<sup>33</sup>

26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紋飾》，頁294-305。

27 國立故宮博物院，《商周青銅酒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頁162；又游國慶，《故宮西周金文錄》，77號器。

28 國立故宮博物院，《商周青銅酒器》，頁170；又游國慶，《故宮西周金文錄》，76號器。

29 同註1。

30 馬承源，〈晉侯對盨〉，《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頁221-229；馬承源，〈晉侯鯀編鐘〉，《上海博物館集刊》，第七期（1996年9月），頁1-17；周亞，〈館藏晉侯青銅器概論〉，《上海博物館集刊》，第七期（1996年9月），頁34-44。

31 上海博物館，《晉國奇珍——晉侯墓地出土文物精品》，頁66。

32 上海博物館，《晉國奇珍——晉侯墓地出土文物精品》，頁85，未註明為M1或M2出土。

33 北京大學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2年春天馬—曲村遺址墓葬發掘報告〉，《文物》，1993年3期，頁16，圖16。

（二）II式、大小相間三重陽凸寬環紋：由三重陽凸寬環構成一橫長重環與一近圓重環，大小相間，連續而繞器一周。寬環之間亦以二道細陽線紋飾地（因填漆之故，較不清晰）。見於M8出土的「晉侯鯀鼎」五件<sup>34</sup>（含上博藏一件、美國范季融先生藏一件）。

（三）III式、箭頭間隔二重陽凸寬環紋：由二重陽凸寬環構成一橫長重環，前緣略尖，接一個由二重陽凸寬帶構成似箭頭或括號的紋樣，兩兩相間而繞器一周。寬帶間隙，亦以細陽線紋為地（二至三道不等）。見於上博藏「晉侯對盨」一件（出於M1）<sup>35</sup> 及臺北故宮藏的「晉侯對鋪」。<sup>36</sup>

（四）IV式、二重陽凸寬環紋：與I式相近，唯只有二道寬環，環間隙地也無細陽線裝飾。見於M31「鳥蓋人足盃」的盃身兩側、<sup>37</sup> M31重環紋鼎三件、<sup>38</sup> M62的銅匣。<sup>39</sup>

（五）V式、大小相間二重陽凸寬環紋：與II式相近，但只有寬環二道，也無細線底紋。見於M63「楊姞壺」二件<sup>40</sup>的腹上及M31「鳥蓋人足盃」的管流與鑊的兩側<sup>41</sup> 另外M93:53銅卣、M93:49銅鼎上也有類似的重環紋。<sup>42</sup>

V式與IV式不僅在晉侯墓群的銅器紋飾上較為多見，即在足資兩周分期斷代參佐的青銅準標準器中，也不乏其例：<sup>43</sup>

可歸為IV式者：「梁其鼎」（晚期前段）、「函皇父鼎乙」（晚期前段）、「廩簋」（中期後段、孝王）、「曾仲大父蠡簋」（晚期）、「白鮮簋」（晚期前段）、「鄭季盨」（中期後段、夷王）、「宜盃」（晚期）、「三足匜形盤」（晚期）。

可歸為V式者：「此鼎乙」（宣王）、「辭鼎」（厲王）、「杜伯鬲」（宣王）。

34 上海博物館，《晉國奇珍——晉侯墓地出土文物精品》，頁101-105。

35 同上註，頁77。

36 同上註，頁88；另參陳芳妹，〈晉侯對鋪——兼論銅鋪的出現及其禮制意義〉，《故宮學術季刊》，17卷4期（2000年夏季），頁53-108。

37 上海博物館，《晉國奇珍——晉侯墓地出土文物精品》，頁12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三次發掘〉，《文物》，1994年8期，頁22-33、68。

3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三次發掘〉，《文物》，1994年8期，頁22-33、68。

3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四次發掘〉，《文物》，1994年8期，頁4-21。

40 同上註。

41 同註38。

42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五次發掘〉，《文物》，1995年7期，頁4-39。

43 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

「師酉簋」（晚期）、「𦥑從盨」（厲王）、「寰盤」（厲王）、「函皇父盤」（晚期前段）、「宦盤」（晚期）。

與II式相近的（以無地紋、且或三重環的切線不明顯、或小圓環僅二重，姑且名曰「準II式」）：「毛公鼎」（宣王）、「山鼎」（宣王）、「此簋」（宣王）、「宗仲盤」（晚期）。

由上舉諸例，可以推知IV、V式重環紋約盛行於西周中期後段孝王夷王以迄西周晚期厲王宣王之際，在各地域出土的青銅器中都有例證，表示此二式重環紋的應用十分普遍，幾無地域之別。而屬II式的「晉侯蘇鼎」的三層重環紋，在其他地域僅見相近的準II式，類此明晰的三層重環，則尚未見有完全無相同之例，在同期中頗為特殊，是否為晉域的獨有紋樣，值得進一步研究。

至於I式與III式，在西周其他有重環紋的銅器中均不見有相同或相近的例證，而具此二式紋飾的晉侯青銅器除「晉侯鬲」二件學術界尚未定其侯屬外，餘均為「晉侯對」所鑄器，似可有力地懷疑，此二種重環紋，可能是「晉侯對」鑄器工匠的獨特作法：I式見於「晉侯對鼎」（一出土於M92；一在上博，疑出M1）與M1出土的「銅害」（似無地紋），以M92未經盜擾，M1則有明顯銅禮器被盜紀錄，則有I式重環紋的「晉侯鬲」二件，宜均出土於被盜的M1。而有III式獨特重環紋樣的「晉侯對鋪」，也應與同具III式重環紋的「晉侯對盨」，同出土於M1之中。照晉侯墓群的年代排序，M92、M1當在厲王至宣王初年，從而可以將I式與III式的重環紋樣，當作此期銅器的標準參考紋飾—至少在晉系銅器中，是極典範的一式紋樣。

## 四、晉侯鬲銘文的位置、行款、形體結構與字口（筆道）銹況觀察

### （一）晉侯鬲銘文位置與行款

銅鬲上的銘文位置，隨著早晚期形制的不同，有不同的刻鑄部位與行款讀序。商至西周早、中期，多在內壁，西周中、晚期以後則多在頸口內側或口沿平面上。

目前所知最早的帶銘鬲是現藏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的「耳鬲」（或名「亘鬲」），屬商代早期。<sup>44</sup> 單一字在斜敞口內壁。

<sup>44</sup> 朱鳳瀚，《古代中國青銅器》，頁453。

西周早期如：「伯示鬲」，<sup>45</sup> 敞口內壁銘文二行五字，直式，第一行三字，第二行二字。「膝公鬲」，<sup>46</sup> 敞口內壁鑄銘七字，直式，首行四行，次行三字。「伯矩鬲」，<sup>47</sup> 折唇，平沿帶蓋，蓋器同銘，蓋銘四行（在蓋內），器銘五行（在口內壁），各十五字，均為直式。

西周中期如：「叔鬲」（舊名「叔父丁鬲」），<sup>48</sup> 銘文直一行三字，在敞口斜內壁。「師趨鬲」，<sup>49</sup> 方唇窄沿，銘文直式五行二十九字，在內壁。

西周中期後段鬲的形制改變，銘文位置漸由內壁改至口沿，如「仲柟父鬲」，<sup>50</sup> 寬平沿，狹頸，口沿及內壁有直式銘文五行三十八字，其銘文第一列鑄在頸口直壁，第二列以下則隨器身婉曲而下，故從拓片看，第一列與以下銘文分隔一段距離，頗為特殊。<sup>51</sup>

西周晚期鬲銘主要作兩種形式排列，一是在器口頸內壁，各字橫鑄而遞接（需側首讀之），順時針（部分逆時針）依口沿內頸迴讀。在拓片上呈一縱行，如「豐侯鬲」<sup>52</sup>（逆時針讀）、「孟辛父鬲」<sup>53</sup>（順時針讀）等。另一種是鑄銘於外折平口沿上，文字隨口沿圓弧彎曲而書，由上至下，順時針或逆時針迴讀。在拓片上則為十分清晰的寬弧帶狀或寬帶，各字上下承接繞弧圓形，如「微伯鬲」<sup>54</sup>、「魯伯愈父鬲」<sup>55</sup>（以上二器皆順時針讀）、「內公鬲」<sup>56</sup>、「杜伯鬲」<sup>57</sup>（二銘逆時針讀）。

「晉侯鬲」二件銘文位置和讀法與衆不同，銘文一行六字於鬲正置（二足在前）時，恰在二足上方的口沿平面區域由左至右書寫（其他鬲銘鑄在口沿上者，均隨口沿之弧面順時鐘或逆鐘方向、下行一字一字承遞書寫，非如此銘之字字右

<sup>45</sup> 游國慶，《故宮西周金文錄》，1號器，頁20。

<sup>46</sup> 《大辭典》，0325號，頁93。

<sup>47</sup> 《大辭典》，0326號，頁93。

<sup>48</sup> 游國慶，《故宮西周金文錄》，42號器，頁74。

<sup>49</sup> 《大辭典》，0327號，頁94。

<sup>50</sup> 《大辭典》，0329號，頁94。

<sup>51</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4）（以下簡稱《集成》），750-752號。

<sup>52</sup> 游國慶，《故宮西周金文錄》，84號器，頁139。

<sup>53</sup> 《大辭典》，0336號，頁96。

<sup>54</sup> 《大辭典》，0334號，頁96。

<sup>55</sup> 《大辭典》，0337號，頁9；《集成》690-695號。

<sup>56</sup> 《集成》，711號。

<sup>57</sup> 《集成》，698號。

行橫列）：「晉侯乍鑄尊鬲」六字（圖2、14），行款與習知者截然不同。

或以此銘文字體方向和讀法可怪而疑偽，茲遍檢帶銘銅鬲，確實不見有銘文格式全同者。《集成》510「仲姬作鬲」（西周中期器）銘文四字由右至左橫列，未見原器，然由拓片橫式推想，鑄銘宜在口沿內壁。《頌續》云：「三代金文著錄表以爲偽，非也」，<sup>58</sup>「仲姬作鬲」若確非偽製，雖銘文不在口沿平面，其橫式寫法已足爲「晉侯鬲」橫列排銘的先聲。且以常理推想，銅器銘文的偽作者，往往對一般銘文格式有一定的了解，以免所作逸出常軌，爲人輕易識破，「仲姬作鬲」與「晉侯鬲」的橫式排銘，正非作偽者所能想像，反而可以作爲銅鬲銘文的文字書寫和排列方式的一個罕見特例看待。如同晉侯墓群出土銅器中展示出的諸多新器型、新紋飾和新銘文辭例、字形一般，<sup>59</sup>「晉侯鬲」的三層加細線飾地重環紋與橫列六字銘文，在已知的青銅紋飾世界和金文鬲銘天地裡，都爲我們開啓了嶄新的一頁。

## （二）晉侯鬲銘之形體與字口誘況

「晉侯鬲一」（以下簡稱「鬲一」）與「晉侯鬲二」（以下簡稱「鬲二」）的銘文均爲一行六字，由左至右讀「晉侯乍鑄尊鬲」。「鬲一」銘文部分鏽掩嚴重，拓片及肉眼所見，依稀可辨「晉侯」（圖5、6、7）二字，經X光照射，其餘四字方能見出<sup>60</sup>（唯折沿處技術無法透視，因此「鑄」、「鬲」二字上部仍有殘損不清）（圖8）。而器身上的墊片，也清晰映現（器底、器腹及頸部均有墊片）（圖24、25）。

「鬲二」銘拓六字筆畫清楚，X光片又補足了「鬲」字下部「𡇗」形的左上方斜筆鏽掩（圖20），器身上也是遍布墊片，與「鬲一」同爲以塊範法鑄造而成（圖26、27）。

仔細比對二鬲銘文各字的筆畫位置，僅首字「晉」下「日」形一作半月狀，一作橢圓形（圖8、20），便可確知二者爲同銘異範<sup>61</sup>之作——凡同銘異範各銘，雖行數字數相同，因其由不同的寫本翻鑄，故其各字結構、筆畫的粗細和角度位

<sup>58</sup> 轉引自《集成》後附鬲類銘文說明資料。

<sup>59</sup> 上海博物館，《晉國奇珍——晉侯墓地出土文物精品》；及潘慧如，《晉國青銅器銘文探研》（香港：青文書屋，1999）。

<sup>60</sup> 游國慶，《故宮西周金文錄》，頁240。

<sup>61</sup> 游國慶，〈銅器銘文中的同銘異範及其類別的價值之探究——以故宮所藏西周金文爲例〉，收入國立花蓮師範學院語教系編，《第十三屆全國暨兩岸中國文字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2），頁1-44。

置必有不同（如臺北故宮藏「小臣諺簋」二件蓋器四銘）。若違此通例，則其間必有問題，如世傳「賢簋」銘拓多件，善齋舊藏的一件與現存上海博物館的一件銘拓極爲相近，細校其筆畫角度、字形大小與位置均同（另一銘的線條較臃腫遲滯），可知必有一偽，檢其形制紋飾，今存臺北故宮的容庚薦售品（此「賢簋」由容氏推薦，令史語所傳斯年所長向善齋劉體智購買），<sup>62</sup> 實爲失蠟製造的贗品，其器型、獸耳、紋飾及銅锈、重量、均與西周中期簋制不符。二件「晉侯鬲」既爲同銘異範，且墊片清晰，則無一真一偽、或二器銘均由另器脫蠟翻作之可能。

由X光片所示清楚之墊片可知鬲身由塊範鑄成，而銘文部位的氣泡，也證明口沿與器身爲一體鑄造，無補接現象（圖4、16、8、20、24-27），然鬲銘是否可能用酸蝕咬腐法偽作？答案是否定的，酸蝕製銘法利用三氯化鐵（FeCl<sub>3</sub>）侵蝕銅表，其酸咬處必不平整，故蝕成的銘文往往缺乏筆致、線條顯得拖沓、臃腫、無神彩。

程長新等銅器修復專家嘗記述在銅器上的「咬腐作偽銘」法：

宋以後大多採用鑿刻的方法作偽銘。用這種方法偽刻的銘文都留下刀痕、毛刺、翻邊等弊病。清代及民國時期，作偽者爲了避免這些毛病，掩人耳目，採用了腐蝕法作偽銘。此方法是在青銅器需要刻銘的部位塗上蠟，在蠟上刻好字，然後用三氯化鐵（FeCl<sub>3</sub>）在刻好的字口上咬腐，最後將蠟去掉，就會出現凹陷的字口。

有的在刻銘部位不塗蠟，而是塗黑磁漆，待黑漆乾後，在其上刻銘文，然後用三氯化鐵液體在刻銘上咬腐，一次未成，可多次進行。咬成後再用稀料把黑漆擦掉。咬腐的銘文字不成體，字口深淺不一，這是三氯化鐵溶化後流動不勻造成的。

北京故宮有一件春秋鼎。此鼎缺失耳足，蓋與底對銘，銘文皆用三氯化鐵咬腐而成（圖28）。同時，此鼎銘文內容、字體也非春秋之特徵。<sup>63</sup>

由圖示所見，以咬腐製作之鼎銘的線條，實與「晉侯鬲」的銘文相差甚遠，且細察鬲銘上的各種鏽況與鬲面情況，也與咬腐作銘截然不同。

<sup>62</sup>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八章價值（臺北：大通書局，1973，據1941年燕京學報專號17本景印），頁169、170。容氏稱：「余請傅斯年先生爲中央博物院收其（筆者按：指劉氏善齋）藏器，乃以七萬元購得一百又七器。」

<sup>63</sup> 程長新、程瑞秀，《古銅器鑑定》（北京：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1996），頁339；程長新、王文昶、程瑞秀，《銅器辨偽淺說》（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90-122。

我們經目驗二鬲並以四十倍顯微放大鏡觀察銘文字口，可以得知「晉侯鬲」銘一件未經修剔，鎔層極為自然；一件雖經剔銘，而由筆道內的刮傷痕與殘存的鎔況，仍可確信其銘與鬲身為同時鑄作而成，非後世偽刻或偽蝕之作。以下是我們的幾點觀察：

1. 「鬲一」、「鬲二」出土後均經相當程度的剔銘處理，尤其在紋飾與銘文部位。

2. 「鬲一」的重環紋間有許多粗糙的剔銘刀痕殘留，部分細陽線底紋與重鎔一起被剔去，僅存的遺痕仍可憑揣想其原初模樣（圖3），以與「晉侯對鼎」紋飾相比。

3. 「鬲一」的平沿帶銘處鎔況嚴重，從高倍放大透鏡的檢視中，未見銘文字口有刮剔痕迹，筆道內的鎔層十分堅實，鎔色自然，與器口平沿鎔層交疊混生，在放大鏡下，「晉」字多處筆道鎔色與平沿尚可區分（圖9、10）。「侯」字、「乍」字（圖11）鎔色斑爛，其確實筆畫位置，已不易辨識。「鑄」、「蹲」、「鬲」三字狀況亦同。

4. 「鬲二」的重環紋間也有許多剔痕，其刮剔後再生的黃鎔與原器表千年堆疊的鎔層截然不同（圖15），估計這些剔銘工作應在二鬲入藏故宮（1992年）前不久，所以鎔屬淺薄，部分刀剔太過，以致露銅的尖光，仍清晰可視。

5. 「鬲二」器口平沿的除鎔處理十分明顯，帶銘處的半圓弧平沿大多光潔，另半圓弧平沿則鎔層堆積，與器身鎔況較一致（圖1-2）。銘文筆道內的剔痕，在高倍放大之下一目了然：「晉」字（圖21、22）筆畫內剔銘較深者多呈黃褐色，新鎔（偶或露銅），線條兩邊側有舊鎔堆積，但因結鎔太硬，強剔的結果，使線邊出現崩裂狀（「晉」下「日」的下弧筆畫兩側）。硬剔的傷痕，在「乍」字的第二橫畫前段，也有明顯的兩道鐵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此畫左端與直筆交接處的筆道下緣，還有舊鎔遺留，應是剔銘者（由右往左上推鎔的側勢用刀）在推剔第三橫畫時，表層雖已剔去，近底處則誤失未完全貫通至左直畫，因此存留了近字口底部的鎔層（圖23），這現象充分說明了銘文非由酸蝕作成，只因部分字口被硬剔所傷，在光線不足下目視，容易把線邊的崩裂誤判為酸蝕痕迹。

6. 「鬲二」銘文較清晰，緣於除鎔徹底，也因除鎔徹底，重創了許多筆畫的字口兩側，「晉」、「侯」、「乍」、「蹲」、「鬲」五字狀況嚴重（圖17、18、19），線邊崩裂多處，筆道內底也多是黃褐色；「鑄」字似原鎔本較不重，略經處理後，筆道內底猶存年代較久的綠鎔堆積。

無論剔銘過程有何疏失，它終究保留了部分原初紋飾與銘文的應有特質，酸蝕偽銘之說，實無法成立。

### （三）晉侯鬲銘的字形比較

為證明「晉侯鬲」銘字形其來有自，我們排比了晉系金文<sup>64</sup>及四版《金文編》<sup>65</sup>所見「晉」、「侯」、「乍」、「鑄」、「蹲」、「鬲」諸字於表一至表六。

表一「晉」字，字下「日」旁作「𠂇」、「𠂇」、「𠂇」、「𠂇」、「𠂇」諸形，M1、M2出土的「晉侯對鼎」、「匱鼎」銘文與鬲銘最為接近。其次，則為M64「晉侯邦父鼎」與M91「晉侯喜父殘器」上之「晉」字。

表二「匱」，M1「晉侯對匱」、M8「晉侯鯀匱」、「晉侯所簋」的「匱」字與鬲銘最近。

表三「乍」字，以M1「晉侯對匱」、M8「晉侯所簋」和M91「晉侯喜父殘器」的「乍」字與鬲銘最近。

表四「鑄」字，字形本象熔銅坩鍋下俯流瀉銅液澆鑄器皿之形（「大保鼎」），或加手示佐助坩鍋下俯（「王鑄饋」），而流瀉的銅液以高溫火紅，故形變為火旁（「作冊大方鼎」），象坩鍋的「鬲」形也隨之省變（「芮公鼎」、「湯弔盤」）。

另有在「鬲」下加「鑄」聲，成最繁的「鑄」體（「鑄子鼎」、「鑄公匱」），其餘則或省火（「取虧盤」）、或省皿（「旅虎匱」）、或省二爪（「弔皮父簋」）、或省「爪」、「鬲」、「火」與「金」旁（「王人甗」）……異體紛呈。在晉侯墓群出土銅器中，M1、M2出土的「晉侯對鼎」、「匱鼎」銘文仍最接近，只是鬲銘省略字上的雙爪與坩鍋，加上「火」旁，「鑄」聲的左右偏旁也異了位，《金文編》所收無完全同形者，鬲銘可為增補一形。觀察「鑄」字各形體多呈長形，以「晉侯鬲」口沿寬度，實不能容此「身長」，省略上部則恰可容納，這或許是書銘、製銘者的一種巧思選擇吧！

表五「蹲」字，在金文中習見，與鬲銘「蹲」字形體部件全同者（注意「酉」形較特殊）有「庚姬鬲」、「師斅簋」、「仲叡父簋」、「善夫吉父鬲」等，「晉侯對鼎」、「匱鼎」、「晉侯對匱」的「蹲」字亦極相近，只是「酉」上部中間橫畫作點狀，稍有不同耳。另需一提的是，鬲銘「蹲」下二手爪上仰略作拱手、

64 潘慧如，《晉國青銅器銘文探研》，附〈晉國青銅器銘文字形表〉。

65 容庚著、馬國權等摹補，《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9）。

手臂橫伸，與常見的手臂下垂方向不一致，想必也是因應空間布局而作的調整變化，這種新形也可補入《金文編》中。

表六「鬲」字本象平口束頸三袋足之器形（「召仲鬲」），後柱足加高（「鬲弔盨」、「孟鼎」），且將分檔的筆畫脫離獨立（「鬲尊」），最後在中間足部加飾點（「仲姞鬲」），引長為橫畫（「魯侯鬲」），再加羨點（「孟辛父鬲」），更引為長畫成二橫筆（「同姜鬲」），字下遂似從「羊」旁（「令簋」）。此「鬲」字形體演變大要。

「晉侯鬲一」的「鬲」字鎚掩，銘拓不清，X光片僅見知其下半部有「」形，唯由銘文放大彩照依稀可辨其字形上半部，可供組合為一完整字形摹本。「鬲二」的「鬲」字拓本形體於字下左羊角缺，乃因鎚掩之故，從X光片可以清楚辨知，補足此筆。（圖8、20）

「鬲尊」、「南姬鬲」、「伯庸父鬲」諸器的「鬲」字都與「晉侯鬲」銘相近而不全同，卻同樣代表了西周晚期的「鬲」字形體。

「鑄」字字形偏旁構成的獨特性，不僅為《金文編》增一新字形，相信也非偽作者所能虛構。其省卻「鑄」字繁形上部的做法，與「蹲」字下部雙手橫勢的布局構思，應當是因應銅鬲口沿狹窄空間的一種權變之作，「鑄」、「蹲」二字橫展的體勢，與其他四字縱長的身軀相較，顯然有所不同，是否可以理解為書銘布銘鑄銘者的一種巧思呢？值得進一步探討。

綜合以上六表字形比對，可知「晉侯鬲」銘在晉侯墓群銅器系列中，與同出於一號墓的「晉侯對鼎」銘文最為接近，和時代相近的M2、M8、M91銅器銘文也相若，確實是屬於西周晚期的晉系用字系統。故宮所收「晉侯鬲」二件購藏於1992年8月，而天馬一曲村遺址於1992年春開始發掘，《文物》1993年3期始首度刊布發掘報告，晉侯墓群的大批銅器及其銘文才陸續發布，漸漸為人知悉。若說「晉侯鬲」銘文為偽託，則作偽者要在相關銘文資料尚未公布之前，便預想出與晉系金文如此貼近的字形，恐怕是令人無法置信的。

## 五、結語

本文從兩件「晉侯鬲」本身出發，經目驗、放大觀察與X光透視，研究其鑄造與鎚況，確定器真銘也真。並排比銅鬲型式演變系列、重環紋類型特色、銅鬲銘文行款位置，以及銘文「晉侯作鑄尊鬲」六字形構的時空系屬，更參佐山西晉侯墓群銅器資料，肯定故宮於1992年與「晉侯對鋪」一起購藏的「晉侯鬲」二

件，均應被盜自天馬一曲村的一號墓葬，亦即「晉侯對（晉釐侯司徒）」的墓地，其時代約在西周晚期厲王末年至宣王初年之際。二鬲的型制、紋飾和銘文風格，在器物類型學、金文形體學和書風流變的系統排比中，都是相應無誤的。

「晉侯鬲」上腹部的三層重環紋，既屬時代風格，又有加地紋的地域特殊性，雖有鎚掩，經由比較，更見知其與在晉系色彩中的獨到與精緻。

「晉侯鬲」折口平沿上橫列的銘文左讀格式，開啓了鬲銘未有的排列新天地。在X光與高倍放大鏡觀察下，口緣銅質氣泡自然，無鑄接痕迹；銘文筆道字口在「鬲一」（臺8846）上可見鎚層堆疊，真鎚無誤，「鬲二」（臺8847）則經除鎚挖剔，頗見刀痕。然線條兩側尚存的真鎚層積，仍氣息盎然，絕非腐蝕偽銘所能辦。

2002年8月上海博物館的「晉國銅器大展」及其學術討論會，「晉侯鬲」未被與會學者提及討論，卻又傳來其銘疑偽之說，殆因臺北故宮之資料公布不周，致滋誤解，故特撰為此文，期還晉侯二鬲一個清白面目，並祈海內外方家教正之。

（酌附以高倍放大鏡觀察二鬲銘字口之札記，或亦有助於未目驗原器之同好）



圖1-1 晉侯鬲一

圖1-2 晉侯鬲二 器口局部 帶銘處半圓弧  
因除鏽而顯光淨 另半圓弧則積鏽多處

圖2 晉侯鬲一 口沿銘文在二足位置

圖3 晉侯鬲一 上腹部重環紋局部 有  
細線地紋及剔鏽痕跡

圖4 晉侯鬲一 底範痕跡



圖5 晉侯鬲一 銘文之一 「晉侯」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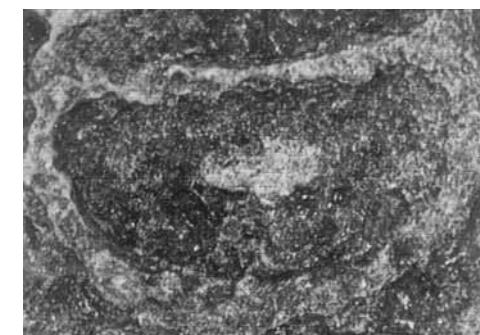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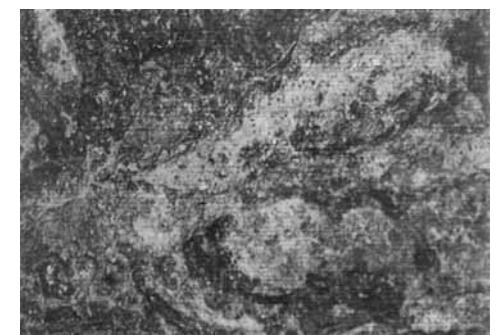
圖6 晉侯鬲一 銘文之二 「乍鑄」  
二字圖7 晉侯鬲一 銘文之三 「尊鬲」  
二字圖8 晉侯鬲一 銘文 拓片、摹本、X光  
片 釋文「晉侯作鑄尊鬲」圖9 晉侯鬲一 銘文放大 「晉」字  
上半局部 字口鏽況嚴重，鏽層自然圖10 晉侯鬲一 銘文放大 「晉」字  
下半局部 字口鏽況嚴重，鏽層自然圖11 晉侯鬲一 銘文放大 「乍」字  
下半局部 字口鏽況嚴重，鏽層自然



圖12 杜伯鬲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版取自王世民等編，《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頁53



圖13 榮有司冉鬲 陝西岐山董家村出土  
圖版取自朱鳳翰，《古代中國青銅器》(天津：南開大學，1995)，頁174



圖14 晉侯鬲二 口沿銘文在二足位置上方



圖15 晉侯鬲二 上腹部重環紋局部  
有細線地紋及剔銹



圖16 晉侯鬲二 底範痕跡



圖17 晉侯鬲二 銘文之一 「晉侯」二字



圖18 晉侯鬲二 銘文之二 「乍鑄」二字



圖19 晉侯鬲二 銘文之三 「尊鬲」二字



圖20 晉侯鬲二 銘文 拓片、X光片  
釋文「晉侯作鑄尊鬲」



圖21 晉侯鬲二 銘文放大 「晉」字  
上半局部 字口有剔銹痕，部分露銅



圖22 晉侯鬲二 銘文放大 「晉」字  
下半局部 字口有剔銹痕，部分露銅



圖23 晉侯鬲二 銘文放大 「乍」字  
下半局部 字口內有二道剔銹刮痕 左邊筆畫交接處有未剔清餘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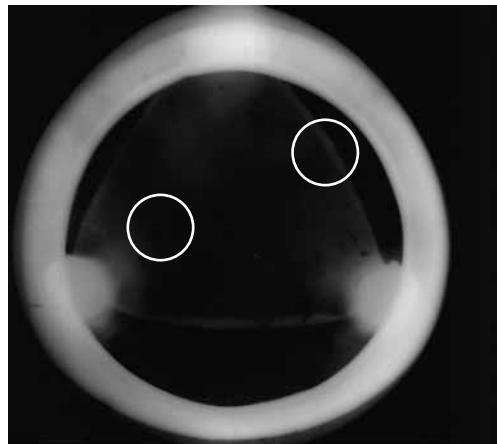


圖24 晉侯鬲一 倒照X光片 間存墊片  
(圓圈標示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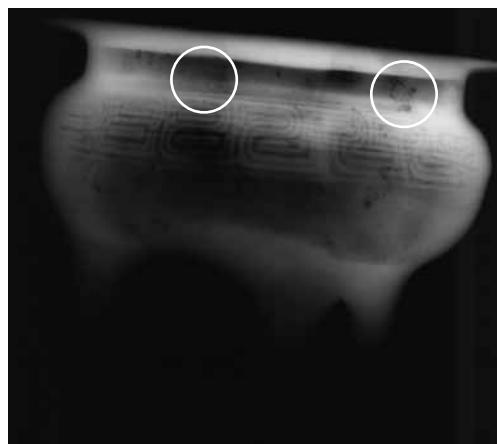


圖25 晉侯鬲一 側照X光片 間存墊片  
(圓圈標示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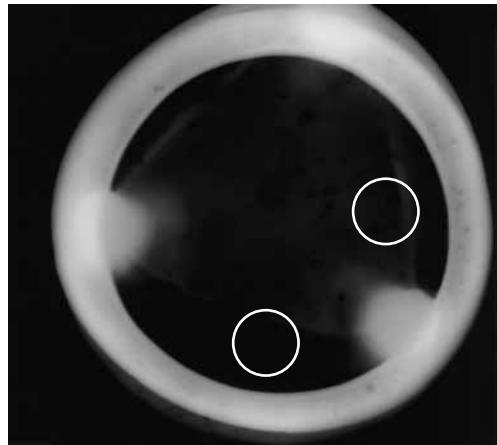


圖26 晉侯鬲二 倒照X光片 間存墊片  
(圓圈標示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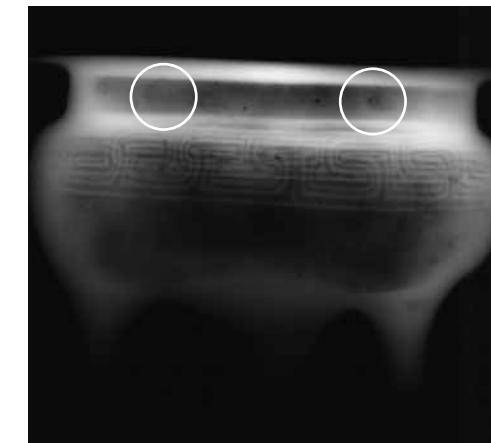


圖27 晉侯鬲二 側照X光片 間存墊片  
(圓圈標示處)



圖28 春秋鼎 高24.1cm 缺失耳足 蓋與器對銘，銘文皆用三氯化鐵咬腐而成。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圖版取自程長新、程瑞秀，《古銅器鑑定》（北京：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1996），頁339，圖363。

晉侯鬲一	晉侯鬲二	格伯簋	晉人事寓簋	晉侯稣鼎
晉侯對匱	晉侯對匱鼎	晉侯對鼎	晉侯喜父殘器	晉侯喜父盤
晉侯僰馬圓壺	晉侯僰馬方壺	晉侯昕方座簋	晉侯邦父鼎	伯姬父鼎
晉侯對盞	晉侯對盞	晉叔家父方壺	晉伯陫父甗	晉侯鯀編鐘
晉侯鯀編鐘	晉侯鯀編鐘	晉公盞	晉公𠙴	子軻編鐘

表一 晉侯墓群銅器銘文「晉」字形體比較表

晉侯鬲一	晉侯鬲二	作祖乙簋	獻侯鼎	匱侯孟	勑徵鼎
矢方彝	醜籩	鄂侯簋	晉侯鯀鼎	晉侯對匱鼎	晉侯對盞
晉侯對盞	晉侯鯀編鐘	子軻編鐘	晉侯喜父殘器	晉侯喜父盤	晉侯僰馬方壺
晉侯昕方座鼎	晉侯邦父鼎	國差鑄			

表二 晉侯墓群銅器銘文「侯」字形體比較表

晉侯鬲一	晉侯鬲二	乃孫作祖己鼎	辨籩一	辨籩二	領籩
領籩	領籩	毛公鼎	晉侯鯀鼎	晉侯對盞	晉人事寓籩
晉伯陫父甗	晉侯喜父殘器	晉侯僰馬壺	晉侯昕方座鼎	晉侯昕方座鼎	晉侯休籩

表三 晉侯墓群銅器銘文「乍」字形體比較表

晉侯鬲一	晉侯鬲二	大保鼎	王鑄解	作冊大鼎	周乎卣(器)
周乎卣(蓋)	芮公鼎	湯弔盤	宜戈	師同鼎	晉侯對匱鼎
晉侯對鼎	取匱盤	旅虎匱	弔皮父匱	王人匱	鑄子鼎
鑄公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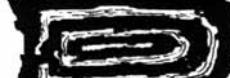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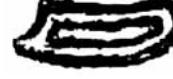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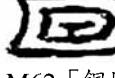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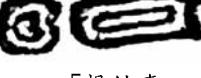
表四 晉侯墓群銅器銘文「鑄」字形體比較表

晉侯鬲一	晉侯鬲二	作父辛鼎	作寶尊彝尊	衛父卣	衛父卣
彖作乙公匱	姬匱	師賛匱	仲叡父匱	善夫吉父鬲	庚姬鬲
晉侯對鼎	晉侯對匱鼎	晉侯對匱	晉侯對匱	晉侯僰馬方壺	

表五 晉侯墓群銅器銘文「匱」字形體比較表

晉侯鬲一	晉侯鬲二	孟鼎	召仲鬲	仲姞鬲	同姜鬲
魯侯鬲	令簋	令簋	高尊	高弔簋	孟辛父鬲
南姬鬲	伯庸父鬲				

表六 晉侯墓群銅器銘文「鬲」字形體比較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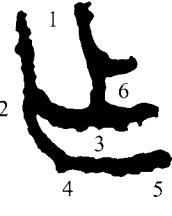
I、三重陽凸寬環紋	A.  ①M92、上博(M1或M2)「晉侯對鼎」2件。厲王 ②M1:04「喜」。厲王至宣王初 ③臺北故宮「晉侯鬲」2件	B.  M102:13「鱗紋匱」。幽王至平王	有細線地紋	
II、大小相間三重陽凸寬環紋	 M8、上博、美范季融「晉侯蘇鼎」5件。宣王		有細線地紋	
III、箭頭間隔二重陽凸寬環紋	 ①上博(M1)「晉侯對盃」。厲王至宣王初 ②臺北故宮「晉侯對鉶」		有細線地紋	
IV、二重陽凸寬環紋	A.  ①M31「鳥蓋人足盃」。宣王 ②M31「重環紋鼎」3件。宣王	B.  M1「鑊」。厲王至宣王初	C.  M102:22「方壺」。幽王至平王  M62「銅匱」。宣王末	無地紋
V、大小相間二重陽凸寬環紋	 ①M63「楊姞壺」2件。宣王末 ②M31「鳥蓋人足盃」正面管流，後面鑿兩側。宣王 ③M93:53「卣」。幽王至平王 ④M93:49「重環紋鼎」。幽王至平王		無地紋	

表七 晉侯墓群銅器上重環紋類型表

## 附：晉侯鬲銘文目驗

臺8846：《故宮西周金文錄》82 晉侯鬲一 銘文六字 橫列一行 鎏掩多字

臺8847：《故宮西周金文錄》83 晉侯鬲二 銘文六字 橫列一行 經剔鏽

晉侯鬲二 臺購 8847	
	晉：線條內有明顯的剔鏽痕，然因字口內積鏽甚固，除銘文筆畫底部有刮剝後的露銅與新生黃鏽外，線凹兩側仍留存千年層積的斑結綠鏽。
	侯：左直下筆道底部有清楚的剔鏽露銅，其直衝刀痕也十分明顯。此直畫內還有清晰的尖刀刮痕。從「矢」旁上半部的放大圖，可知其剔鏽之不完整，字口邊側多有原鏽留存。「1」處有藍鏽遺存未剔清。
	鬲：「1」有剔鏽尖刀不慎刮傷器表痕。 「2」有剔鏽未盡的舊鏽連結。 「3」有剔鏽之二道見底刮痕。 「4」有剔鏽之多處刮痕。 「5」筆末有原生綠鏽與刮剔露銅。 「6」有尖刀刮痕。
	鑄：「1」鑄字上部多原生綠鏽，未見剔痕（剔鏽較自然，當綠鏽況不嚴重）。 「2」下部皿旁略見剔痕。 「3」皿旁一橫有剔，且遺尖刀刮痕。
	樽：「1」左阜旁字口原鏽多剔去，硬剔之下或傷字旁器表，且字口內留有尖刀刮痕。 「2」筆畫旁在拓片上見剝蝕狀，由放大照，知當為剔鏽所傷，由筆畫內向外崩裂，致傷器表。右上之「一」內鏽多剔去，線邊亦有崩裂，狀況與上同。 「3」明顯剔痕，亦崩裂字口，而筆道內偶存未剔清之鏽層。字下右手，剔痕與刮痕均十分明顯，亦損及器表。手腕外拓片肥漲者，均由於剔壞崩裂。字下左手，筆道中存有未剔清之鏽層。

	<p>鬲：「1」有明顯剔銹痕，尖刀刮痕。      「2」剔銹露銅底。      「3」銹掩筆畫，未剔出。（另參X光片，筆道明晰）      「4」字下「冂」形之左垂筆畫未剔出，右垂筆道雖剔出，卻傷了線邊，崩裂痕跡很多。</p>
--	--

晉侯鬲一 臺購 8846	
	<p>晉：「1」筆道內藍綠銹充盈厚積。      「2」筆道內藍綠銹充盈厚積。      「3」筆道內藍綠紅銹厚積，與器表銹成一體。      拓片與肉眼可見字形約八成，配合X光片，可摹得全形如左。</p>

	<p>侯：字口積銹厚疊，與「晉」字情況相近。      配合拓本、X光片、彩照與目視，得約略摹形如左。</p>
--	---

	<p>乍：字口亦厚銹堆積，唯顏色與口沿平面銹色略異，可以稍辨筆畫。      唯字形中間有一道似因硬物撞擊造成的傷口，穿損線條，影響辨識。</p>
--	---

	<p>鑄：銹況嚴重，比「乍」字更甚，肉眼乍見，幾乎不辨筆畫。      拓本略見零碎形旁，結合X光片重組為左附摹形。</p>
--	--

	<p>隣：筆道內銹層滿布，與平沿略齊，致使拓本幾乎不見字形筆畫。      內眼可看出字畫銹色與周遭略異，但頗混濛，參照X光片才能依稀摹寫其形。</p>
	<p>鬲：銹況與「隣」字極近，拓本亦難辨字形，以目視所見銹色差異略能勾勒筆畫位置。      此字上半極貼近折沿，所以X光透視無法照出。</p>

由於多數字口銹況嚴重，筆道亦或殘損，在X光片輔助下亦不易完整掌握字形原貌（有些X光片因底片置放位置關係，字形略有變形，如「鑄」字），所以上列六字摹形可能略有誤差。

